

世家·鹿顶山

天路

| 迟悟 文 |

去年九月,在秋高气爽中实现了一个夙愿,走了一趟“天路”。

在内地,海拔超过一千米称为高山,爬上山顶绝非易事。年轻时爬黄山就是这样,上到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天都峰,累得差点虚脱。当时一览众山小,感觉真高啊。然而进入西藏才知道,那都不叫事。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三千多,那片土地上任何一个角落都高过天都峰。

西藏之路,誉为天路,实至名归。

我是从成都入藏,走318国道。入藏最美的一条线,也是大多数驴友和旅行者选择的路。美到很多人走过后,这样感慨:“此生必驾318!”于是路上有的景点,竟然出售“此生必驾318”的车贴。一路上,很多自驾游的车上,招摇过市地贴着这句话。

在黄山天都峰上一览众山小,踏上青藏高原看不到众山小。看到的是天近了蓝了、云近了白了。那种蓝那种白,是深藏在天宫中从没见过过的,会令你回到童年单纯的那种蓝那种白,会令你长出翅膀翱翔起来的那种蓝那种白。

折多山海拔4298米,是进藏翻越的第一座高山,也是考验进入天路高反程度的第一站。到了山顶,一下车所有人忘却高反,被天堂般的景色所陶醉,特别是那湛蓝的天空、洁白的云朵,以及远处隐隐约约的雪山,吸引着大家贪婪的目光;人人拿着手机一会拍天空一会拍远方,似乎永远拍不完、拍不够。

天路上,这样的高峰有五六座,座座嵌入天空,景色宜人。天路,就是架在这高峰之间的盘山公路。在这里从一个城镇或村寨到另一城镇或村寨,直线距离可能只有一二十公里,到达需要通过盘山公路翻越一到两座山峰。看似一二十公里距离,要走半天甚至一天才能到达。当然,这是现在修了路有汽车的情况下。如果是过去,交通闭塞,天寒地冻,需要多长时间不得而知。唐朝文成公主和婚出使西域,嫁给松赞干布,从西安到西藏整整走了三年。也许,从那时起天路之艰险就被载入史册。直到现在,提到入藏很多人还是顾虑重重。

一路上,不时看到空旷地带停有“武警”字样的推土机等养路机械。由于山势险要、环境恶劣,318线维护一直由武警部队负责,是全国唯一由军队担任养护任务的公路。

当初,这条路开掘建设也是由部队完成的。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全国刚刚解放,迫切需要打通一条从内地到西藏的公路。于是,无数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,步兵改工兵,放下枪炮拿起钢钎铁锤,开赴这片只有高原雄鹰才能翻越的崇山峻岭。由于路难行,后勤保障物资跟不上,官兵们白天饿着肚子在零下30℃、海拔4000米的地方施工,晚上还要自己修工具,打猎找一些野味改善伙食。

就这样凭着简陋工具和一往无前的勇气,遇山筑路,遇水架桥创造了奇迹,在世界屋脊上建成了天路。记得,进藏第八天,车过昌都境内的怒江大峡谷,经过怒江大桥时,我发现桥边上孤独耸立着一个桥墩,桥墩有个英雄的名字:“战士桥墩”。

怒江大桥是318线上最险的大

桥,也是最难建的大桥。暴躁的怒江奔腾到此被大山拦截,冲出一个豁口,宽处上百米,窄处几十米,两边是悬崖峭壁,下面是汹涌的洪水。必须在这山谷间架桥,不然天路到不了拉萨。浇注桥墩时,一名24岁的战士不小心跌落墩井中,战友想救他,缺乏急救设备,只能看他在水泥里下沉。因此这座桥墩里浇注着一个战士的生命。为此几十年后大桥重新修建时,保留下了这座桥墩。经常跑318线的司机,过桥时会鸣笛向这位战士致敬。

大桥的山头上刻着八个大字“英雄顽强,征服怒江”。我想不会有哪位书法家或雕刻家,跑到这荒山野岭刻字,肯定是当时战士施工之余刻上去的。那时他们除了生命与顽强外一无所有,凭着这种精神给今天生活无忧的我们铺就一条天路。

“此生必驾318”,如果没有那些战士的付出,哪来的必驾。一路上我不止一次想到那句老话: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……

众生·人民路

娘舅的杨梅

| 杨文集 文 |

宝玉娘舅种了几十年的杨梅,杨梅肯定已在他的心里扎根生长。杨梅树一生的活计都已装在娘舅的心里,每个果农把式心里都装着这样的活计。

年轻时,宝玉娘舅在集体农场干活,他是一位好学的农民,家里的剪报是他的“智慧库”,他从各类报纸上剪下“知识”来,学到许多杨梅种植的实用技术,成为方圆十里有名的种杨梅能手。后来,分田到户,宝玉娘舅不仅种植了自家的一片杨梅林,还在村里承包了10亩山地,种下了满山的杨梅苗。正值壮年的他信心十足,他们村种植杨梅的历史悠久,他又有种植杨梅的经验和技巧,那一座重重叠叠翠留香的杨梅山,不就是一座金矿?

杨梅的树苗很小,宝玉娘舅种下去的时候,正值春雨绵绵,两个月后,死掉了五分之一,第二年他又急急地补种了上去。杨梅树长到四五年的时候,已经有一人多高,为了日后采摘的便利,便需要压枝,就是用绳子把疯长的树枝拉下来。几年后,树冠贴地而长,占地面积较大的,还要把附近长势一般的树砍掉或挪走。所以十年下来,宝玉娘舅拥有产果的杨梅树约有200株。

宝玉娘舅在心里装着自己的200株杨梅树。不只是在种植,更是在钻研。娘舅的秘诀是一个“控”字,控肥,控药,控果。春天修剪枝丫、疏果,秋天处理杂草,过年后施一次肥,采摘结束后施一次肥。哪棵树该剪枝、今年能产多少杨梅果子,他心里都有本账,这么大的山,他每天都去巡山。每天早上6点不到宝玉娘舅就起床了,先是喂鸡、

喂鸭、喂鹅,接着到山上“巡视”,下来后,一天要做什么活就基本有数了。这么多年基本如此,他们万丰村上的人都很佩服他那股吃苦耐劳的劲头。

一晃宝玉娘舅年过六旬,体力大不如前,山上那些杨梅无声的呼唤足以让他每天晚上散架般瘫软在床上。表弟亚东对父亲的倔强既无奈又心疼,他是三甲医院的医生,经常抽出时间回马山帮父亲干活。“看你爸那干巴体格,那么多地,可真够他受的。”一听到村上人这样说,一想到满山坡的杨梅林,都要父亲一个人应付下来,表弟就开始劝说父亲“退休”。“叫他不要种了,或者少种些。可他说,给金山银山也不会把自己的青山换出去。”

宝玉娘舅七十岁生日祝寿,我们小辈一齐劝告,希望他放下杨梅树,好好享清福。可他整个心都在山上,我们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。宝玉娘舅说这座杨梅山是自己的精神支撑,农民的身体和力气就只属于植物和庄稼。宝玉娘舅在土地上的表现,是我折服的。山地的杨梅不等人,他的手要经管到每一棵树,那是一项巨大的劳动。他要在天不亮时就往山上走,晚上肯定也是村子里最后一个收锄的人。

杨梅采摘季节快到了,在我眼前,立刻浮现出宝玉娘舅的杨梅林:三面环山,一面环湖,在那重重叠叠的山峦间,遍地都是高高低低的杨梅树,绿浓红映,缀紫垂丹,甜香馥郁,沁人心脾……而那每一颗紫红的杨梅,一定浸透了宝玉娘舅的汗水和心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杨梅就是我的孩子。”

悠游·十八湾

虎跳峡打卡

| 江锡民 文 |

虎跳峡在丽江和迪庆之间,两岸青山险峻,一条金沙江翻滚。

我们是从香格里拉返程丽江时,从迪庆境内进入虎跳峡的。到达景点的那条盘旋而下的弯道,惊到了全车人。首先是狭窄,仅容一车,对面有车交会就都得停下挪动,两公里不到的距离,走走停停花费了大半个小时。其次是破烂,一边是年久失修的破墙,墙根白灰脱落红砖碎裂,缝隙里钻出杂草蓬蓬;一边是简易栏杆,多处油漆斑驳铁锈狰狞,还有几乎断裂者,让人目不忍睹。饶是这样,破墙败壁上,“面条炒辣椒子鸡酸菜鱼火锅啤酒”红字,仍歪歪倒倒一地。

终于抵达虎跳峡停车场了,黑压压车辆和黑压压人群塞满平台。可是我们无暇顾及,因为,四面八方传来震耳欲聋的大自然声响,每一刻每一瞬间每一频率都在冲击人的耳膜。循声望去,金沙江如出关蛟龙,在山脚狭窄弯曲的水面上左冲右突奔涌而下。

面对如此赤裸裸不加掩饰的生命原始图像,游客的兴奋瞬间点燃,脚步都加速起来,全然不顾高原反应,沿木阶梯奔跑而下,抢着争着想和虎跳峡亲

密接触。临江修建的几个观景平台人头簇拥,无数只手高举着无数只手机和相机,拍照录音摄制视频。

此时正是中午,高原太阳钻出云层,洒在土黄色江面上。金沙江水从宽阔平坦处一路涌来,遇此关隘阻挠,不由野性爆裂,发出阵阵吼声,时而激昂雄厚,时而雷声隆隆;水浪裹挟水浪,洪流撞击洪流,在参差错落的岩石上跌落复跃起,前衔后接,终成连绵起伏的黄褐色冲击波。一阵阵冲击波反弹时,浪涛的纹理如雄狮之肌肉,张牙舞爪,气势逼人,“卷起千堆雪,惊落万粒沙”,惊涛骇浪瞬间成型复变型,意趣无穷尽。游客在木栈道观景台上惊叫欢呼,为浪奔涛涌生生不息之奇特画面所折服,想尽法子让自己更久地嵌入此生命奇境,久久不离。

虎跳峡,盖峡谷水面狭窄,几处礁石江心突兀,传闻虎跳其间过江得名。从临江平台上凭栏远眺,对岸丽江境内青山险峻奇特,植被更为丰厚,山脚因浪涛冲刷而呈刀砍斧割之粗粝纹路;悬崖峭壁上依稀可见昔日之人行栈道,草木荒芜,是当年马帮茶客翻山越岭处吗?令人遐想……



天道酬勤

插画
戎锋